

玉米是洋物种。在晋西南,它们被视作披散着金发的洋女人。

这是我的判断,应该没有错的。没有人会认为亭亭玉立的玉米应该是男的,男的是她另一个身材高大红脸膛的亲戚——高粱。它俩的亲缘关系体现在名字上,晋西南人称高粱为“高粱”(tǎo shǔ),称玉米为“玉米”。

“玉”字与“玉石”的“玉”,发音也完全不同,上声,万荣河津一带呼唤亲闺女时才发出这样婉转的音调。毕飞宇写《玉米》,不用看,主要人物一定是女的,要写男的,应该叫高粱。

晋西南人对玉米始终心怀感激,它们与另一个外来的“和尚”——红薯,救饥解困,救人无数,曾让他们免受苦厄,免遭饥饿,免于背井离乡。别的地方,可以如称红薯为番薯、地瓜一样给了玉米那么多粗笨的代号,如包谷、苞米、番麦……晋西南人则将其视为己出,永远将玉米位列玉女之列,甚至连北方人那个叫烂了的诨名——棒子,晋西南人也不用的,他们称为穗子——玉米穗儿。我若回家,赶上时候,大嫂总要煮一锅肥嫩的玉米穗儿,谷穗儿、黍子穗儿、玉米穗儿一样,同样是发自内心的尊称。对于玉米来说,既委以大任,又倍极尊荣。玉米,这个梳金黄刘海须子的洋女子,一俟落到异乡的黄土里便能整能干能生能育,壮实、生猛、泼辣却也讨人欢喜。

东方的玉米栽培历史不长,最早见于明正德《颍州志》(1511年),至今也不过500多年。时间不长,但晋西南人对玉米委实喜爱,仰慕于它的慷慨、慈悲和包容,不掺杂别的虚假恭维、虚与委蛇。在他们眼里,玉米有国际主义战士所具有的品质,比如:它们不远万里来到中国,一登陆就加入了东方大陆的粮食队伍,它们总是在解决人们肚子的问题,总是在解决粮食紧缺的问题,总是在一碗玉米糊糊的稀稠之间见证着人间冷暖。这种原产于中南美洲墨西哥、秘鲁的玉米,自16世纪传入以来很快就入乡随俗,放下了皇帝礼物“御麦”的架子,与我们传统的五谷“稻、麦、稷、黍、菽”同呼吸共命运,合称“六谷”。在晋西南,玉米与五谷,同心同德,人畜共爱,位列仙班。

以传统产麦为主的晋西南,玉米只能算是补充。刚在晋西南扎根之初,玉米就融入了惯以面食为主的主食行列。巧妇手中,玉米面可以蒸馍、蒸发糕、蒸窝头、蒸墙墙,可以下顿子饭、下片片、下饸饹面,还可以熬糊汤、熬糁糁、熬甜汤。尤其是“汤”,这种以玉米面打底的粥,常常衍生出“玉米加一切”,可稀可稠,可咸可甜,清可照人,稠可插筷,任凭家境和口味掌管。我小时候,张家巷有康家的老五,上面四个姐姐,家人心疼这根香火上的独苗,看电影时他娘把文火煮的酥烂的老玉米粒给他当成零食吃,别人没这个待遇。我妈以前喜欢吃金黄的玉米面窝窝,现在还时常想念。刚蒸出锅的玉米面窝窝,极有弹性,颜色灿黄悦目,玉米香味浓郁,即便现在也时不时自己做了吃,名曰吃稀罕,算是给自己打的牙祭。那种熟玉米才有的黄色和气味,时常让我有晕眩的感觉,恍若回到食物稀缺而内心丰满的年代。

传记

这群才子英萃,成为皇城一线明星。

三年前,白居易尚且沉沦在身心重负之中,彼时,他病卧客栈备战科考,写下那首《长安正月十五日》,诗曰:“喧喧车骑帝王州,羁病无心逐胜游。明月春风三五夜,万人行乐一人愁。”偶尔外出,也是“轩车歌吹喧都邑,中有一人向隅立。夜深明月卷帘愁,日暮青山望乡泣”(《长安早春旅怀》)。帝都车水马龙、火树银花的繁华景象,与这位游历学子并不相干。而转眼之间,两考两胜的校书郎焕发了青春活力。加上那位形影不离的元稹,比白居易还要年轻七岁,更是少年得志,风流无忌。

于是乎,白居易在

《代书诗一百韵寄微之》当中,有一段“非虚构”记述,让人开眼:

征伶皆绝艺,选伎悉名姬。

粉黛凝春态,金钿耀水嬉。

风流夸堕髻,时世斗啼眉。

密坐随欢促,华尊逐胜移。

香飘歌袂动,翠落舞钗遗。

诗中情景弄不清是说元稹,还是说白公自己,应是元、白兄弟的共同经历。元稹回诗《酬翰林白学士书一百韵》,表达更加露骨狂放: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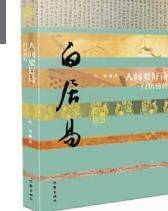
密携长上乐,偷宿静坊姬。

僻性慵朝起,新晴助晚嬉。

相欢常满目,别处鲜开眉。

■ 作家出版社

38
赵瑜 著



《人间要好诗——白居易传》节选

翰墨题名尽,光阴听话移。

.....

逃席冲门出,归倡借马骑。

狂歌繁节乱,醉舞半衫垂。

元稹以哀艳缠绵之笔抒写情爱诗文,历来为后人所看重,乃至超过了他对于政治、经济的诸多表述。

铁建硕忆

五十年前战洪图

孙琨

那是1971年7月31日,一个特殊的日子。

一夜的大雨,使平日里平静的屯兰川河水暴涨。古钢的一辆吉普车被水冲倒,一人在车上,一人被洪水冲走。二排的战友将吉普车翻起,后来陆续赶到的同志往下游去搜寻另外一人。

搜寻没有结果。大家刚刚吃完已经推迟的早饭,就又集合赶赴工地抢救水泥。

下午,又下起了大雨。雨停后,上级让大家赶回屯村。屯兰川已经是山洪滚滚。我们一班的几人抄小路先赶到河边,想涉水过河,让随后赶到的卫华副连长骂了个狗血喷头。

随卫华副连长返回到大路口,得知不少战士已经在洪水不大时过去了,但还有很多在河边等着。对岸炊事班的赵雄拯和另外两名同志拖来

了粗壮的大绳。卫华副连长和指导员商议,决定派人下水拖绳子,固定后,连队其他战士拉绳子过河。我们一班的五人自告奋勇下水。大约走到一半时,脚底的沙子、石子开始打得脚生疼,每往前迈一步都很困难。再走两步,洪水冲得身体摇摇晃晃。最上游的朱家有被洪水冲倒了,紧跟着,我被冲倒了,感觉旁边的郝金堂也倒了下来。就在这绝望的时刻,最下游的战友迈出了关键的几步。只觉得郝金堂拽了我一把,我往前迈了一步,顿时觉得脚底下冲力小了,我们蹚水过河了。

刚上岸,就见赵雄拯和朱永明被绳子拽得顺河跑,两人收不住脚,摔倒了。我们几个赶紧跑过去,拽住了绳子,拉起了他俩。绳子的力量不减,我们几人一起将绳子往岸上收,绳子的尽头是女战士韩海凤。她紧

拽着绳子,紧闭着眼睛和嘴。拖上来时躺在河滩上,好长时间都不会动。

这时,在家的战士陆续跑来。记忆中赵雄拯提议在岸上留人,拽紧绳子,作为锚点,再派人拿着绳子的一端下水,送过去。我们八个人组成送绳队伍,拿着绳子开始涉水过河。不知走了多少,被洪水冲击得站不住,岸上的同志怕出事,开始往回收绳子,八个人一下全倒在了河里,迷迷糊糊地喝了一口水,手里拽着绳子被拉到了岸边。

女战士武晓敏下水不久就被冲倒了。卫华副连长紧跑几步,跳到洪水中,拽住了武晓敏,才把她救了上来。卫华副连长的腿在救人中受了伤,是一瘸一拐回连队的。

第二天,才知道,连里还有一部分未过河的战友,在河对面的良种站度过了一个不眠之夜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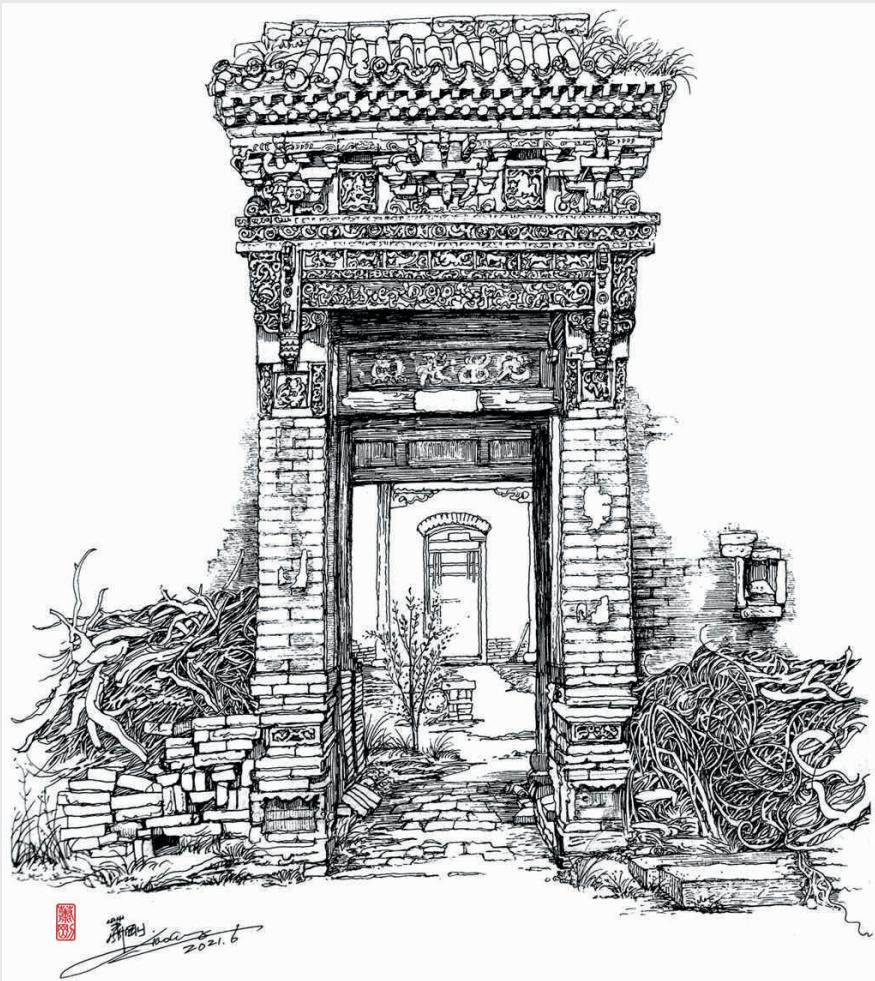
画说三晋④0

汾阳老民居

萧刚 文/钢笔画

这处汾阳老屋与卫天霖先生故居不算远,隔着一条省道,外形上有相似处,两者比较,其装饰更为繁复,图案精妙,很吸引人。喜欢老屋宅门内外写满故事的状态,由开始对砖雕门饰的描绘,转而延伸到门外堆放的柴草,绘制时给了它们相同分量的笔墨。

此次汾阳之行,两处民居令人欣喜非常。



■ 希望出版社

38
曾有情 著



《金珠玛米小扎西》节选

战士们以同样的动作又匍匐回来。接着,林海平又命令大家再匍匐过去。

这一练就是一个小时,地上的积雪被战士们的身体碾压成一片泥浆,黑乎乎、冷冰冰的,战士们全都变成了泥人。有的战士军装肘部和皮肉已经磨破,鲜血直流。

训练结束,林海平进行讲评。他对大家的训

练热情和战斗精神提出了表扬,强调利用冬季场景进行野外训练,对于戍边守土的重大意义;同时,他也提出了大家训练时存在的一些问题,尤其对赵照进行了严厉的批评。

赵照在匍匐前进中行动不力,速度最慢,先后两次擅自起身,跑着追赶队伍。林海平怒斥:“如果在战场上,你把身体全部暴露给敌人,你以为敌人会可怜你那小身板吗?首先挨敌人枪子儿的就是你!”

讲评完毕,林海平将队伍带回。大家如同鏖战归来的勇士,虽然疲惫不堪,但归营的步伐依然整齐,充满豪情。

为了这次训练,炊事班烧了几大锅热水,提到水房里供大家洗澡。赵照将半自动步枪提进宿

舍,拿了换洗衣服,准备洗了澡再回来擦枪。平时这支枪都放在一班宿舍的枪架上,小扎西没有机会接触到。这会儿,赵照不在,他便提起钢枪,用自己的洗脸毛巾把枪上的残雪泥土擦净,上上下下、反反复复地端详一阵,然后学着兵们的动作,或肩枪,或端枪,或瞄准,或射击,兴趣盎然,激动不已。枪里没有子弹,射击时,他用嘴给枪配音,啪啪啪的枪声虽不逼真,但气势不减。

小扎西爱不释手,直到赵照洗完澡回来,他都舍不得把枪放下。

赵照一见,怒火中烧,大声呵斥:“枪是小孩玩的吗?小孩玩的那是玩具枪。真枪你也敢随便碰?还不快放下!”

小说